

# 戲曲之旅

第138期 · 一刊兩冊



## 劉惠鳴

積極為戲曲界爭取權益



鄧美玲 北京研修劇藝  
 東昇玲瓏 打開心窗說亮話  
 悼念粵劇名伶林錦堂先生

# 南國梨園痛失英才 ——悼念林錦堂先生



粵劇名伶林錦堂先生於2013年9月16日下午4時35分因心臟病發與世長辭，享年六十五歲。消息令人震驚，剛與尹飛燕合作在9月5至9日於新光戲院大劇場演罷五日六場大戲，相隔一周惡耗突然傳來，豈不叫人惋惜，梨園界繼陳劍聲後，又失去一名文武生人才。

據悉，堂哥患坐骨神經痛，為舒緩痛楚，亦有做針灸。9月16日下午，堂哥在女文武生衛駿輝的陪同下到深圳針灸，回程途中感覺不適，隨即被送往北區醫院，惟因心臟病發搶救無效，4時35分宣佈死亡。

林錦堂生於1948年農曆四月初八日（佛誕），一生經歷兩段婚姻，前妻南鳳，志同道合，都是在粵劇舞台發展，兩人育有的兩子，據聞亦準備結婚。堂哥第二任妻子何嘉茵，亦為他生下一子，現年七歲。

近年，堂哥除了一年一度為南丫島演出神功戲外，年中亦會搞一兩台戲過吓戲癮，此外就設帳授徒，教學生習唱，早期又收陳培姓、陳紀婷為徒。近期衛駿輝排出的新戲《青蛇》、《怒海情鴛》、《瓊花仙子》及將於11月下旬推出的新劇《李治與武媚》亦是由堂哥執導的作品。

◇ 資料圖片提供：徐嬌玲

## 粵劇舞台歷程

林錦堂六歲隨啟蒙老師吳公俠學唱粵曲，八歲正式拜前輩李寶倫為師，學習正統粵劇排場，不久便展開參與不少粵劇和電影的演出，如《蟹美人》、《龍王三宮主》、《黃飛虎反五關》、《萬里琵琶關外月》、《四郎探母》、《寶蓮燈》、《雙仙拜月亭》、《紅娘》、《夜光杯》、《千面美人魚》、《香羅塚》等。

十五歲起，堂哥經常在落鄉班中演出；1965年與鄭碧影成立「錦鳳屏劇團」，出任文武生，於東樂戲院演出新編劇本《瘋狂帝女鬧金鑾》、《捨子救孤兒》等。隨後與李寶瑩，陳好逑，吳君麗，李香琴，鍾麗蓉，南紅等在本港及海外演出，包括「新中華劇團」於新舞臺、新光戲院演出的《楊門女將》，「錦繡劇團」於新舞臺、大舞臺演出的《仗義救親兒》，「錦麗華劇團」於新光戲院演出《血證嫁衣仇》等等。

七十年代，堂哥經常作海外演出，計有：1971年赴星馬巡回演出三個月，合演者有南鳳。1973年再度赴星登台，合演者為林少芬。1975年組織「鑽石劇團」赴美加巡回登台，合演者有陳好逑、梁漢威、吳美英、關海山、陸寶珠等。1976年三度赴星演出，合演者為南紅、梁醒波、南鳳。1979年以「錦麗華劇團」名義再度赴美加巡迴演出三個月，合演者為吳君麗、南鳳等。

至於由70年至79年期間，堂哥在本港參與演出的劇團有大龍鳳、錦添花、新中華、碧雲天、錦繡、錦麗華、花錦繡等。

八十年代先後參與勵群劇團及頌新聲劇團演出；1983年《香銷十二美人樓》（拍李寶瑩），1984年《紅菱巧破無頭案》（拍陳好逑），1984年《鳳閣恩仇未了情》（拍梁少心），《情俠鬧璇宮》（拍吳美英），1985年《枇杷山上英雄血》。1987年起與余蕙芬組「群添花劇團」，每年定期演出，包括83年至93年參與的劇團有勵群、八和、新中華及頌新聲等。

九十年代曾合作的花旦包括尹飛燕，謝雪心，李鳳及陳詠儀等。



1983年堂哥掛鬚與李寶瑩演出《香銷十二美人樓》。



1984年拍陳好逑演出《紅菱巧破無頭案》。



1965年與南紅演出《血證嫁衣仇》。



堂哥、周麗兒的《血雁重歸燕未歸》。



堂哥好喜歡聲哥的戲寶之一《三夕恩情廿載仇》。



堂哥演不少任白戲，《獅吼記》是其中之一。

## 光輝的一頁

1993年5月，林錦堂與梅雪詩組成「慶鳳鳴劇團」，積極擴闊戲路，至2002年期間演出劇碼達六十多個，多為任白和林家聲戲寶，如《帝女花》、《紫釵記》、《獅吼記》、《販馬記》、《六月雪》、《白兔會》、《胡不歸》、《莫愁湖》、《紫香囊》、《搶新娘》、《李後主》、《琵琶記》、《血羅衫》、《辭郎洲》、《李仙傳》、《碧玉簪》、《香羅塚》、《洛水神仙》、《九天玄女》、《游龍戲鳳》、《柳毅傳書》、《穿金寶扇》、《三笑姻緣》、《三看御妹》、《金枝玉葉》、《跨鳳乘龍》、《十奏嚴嵩》、《烽火姻緣》、《花田八喜》、《金鳳迎春》、《血蝶情花》、《牆頭馬上》、《朱弁回朝》、《蝶影紅梨記》、《再世紅梅記》、《百花亭贈劍》、《花月東牆記》、《牡丹亭驚夢》、《花染狀元紅》、《雙仙拜月亭》、《寒梅劫後開》、《多情燕子歸》、《潯陽江上月》、《情俠鬧璇宮》、《風流王大儒》、《亂點鴛鴦譜》、《漢武帝夢會衛夫人》、《胭脂巷口故人來》、《再世重溫金鳳緣》、《紅了櫻桃碎了心》、《重續金陵未了緣》、《花開錦繡賀元宵》、《煙雨重溫驛館情》、《真假春鶯戲玉郎》、《花落江南廿四橋》、《雷鳴金鼓戰笳聲》、《三夕恩情廿載仇》、《燕子啣來燕子箋》、《三年一哭二郎橋》、《艷陽長照牡丹紅》、《笳聲吹斷漢皇情》、《多情紅粉布衣郎》、《紅梅白雪賀新春》、《無情寶劍有情天》、《蘇小妹三難秦少游》等，皆受觀眾歡迎。

1999年及2002年，林錦堂分別與梅雪詩及陳好逑演出香港藝術節，前者是演出古老排場戲《打洞結拜》，全段以中州話演繹，加上少見的古老排場，確是新了許多觀眾的耳目。後者是在「文武雙全陳好逑」專場，其中一晚演出《三夕恩情廿載仇》，也掀起了一陣高潮。

踏入2002年，慶鳳鳴劇團宣佈演罷新春台期及南丫島榕樹灣神功戲後便會暫時休演，但經不起南丫島主會之邀，仍繼續每一年度的天后誕神功戲演出，直到今（2013）年已足足連續二十年為該島賀誕演出，這亦是他們最後的合作。



《李後主》



慶鳳鳴劇團歲晚聯歡



慈善粵劇晚會  
慶鳳鳴劇團

2002年籌款演出《穿金寶扇》



《牡丹亭驚夢》



《紅樓夢》



《烽火姻緣》



《再世紅梅記》

## 二十世紀錦添花劇團演出頻密

堂哥有自己的班牌「錦添花劇團」，由2003年開始起班，5月及9月拍陳好逑，7月舉行「林錦堂曲藝欣賞會」。

2004年，錦添花的演出較多，計有同年3月、10月、11月及12月，拍檔全都是尹飛燕，同年7月再次舉辦「林錦堂曲藝欣賞會」。

2005年4月錦添花再拍尹飛燕。

2006年7月應康文署之邀拍尹飛燕，同年9月、2007年9月、2008年7月及2009年7月、11月應麗晶粵劇團之邀拍鄧美玲演。

2009年9月應康文署之邀拍陳詠儀，之後在2010年4月及11月、2011年9月錦添花又起班，請陳詠儀做拍檔。

2013年3月錦添花起班，再請尹飛燕合作，9月再次起班拍尹飛燕，亦是他最後一次的演出。



1992年新光重演六十年代開山戲《捨子救孤兒》拍尹飛燕。



1992陳詠儀初度合作。



與謝雪心的《龍鳳爭掛帥》。



2009年大病初癒重登舞臺與鄧美玲合演《樓臺會》。



與吳美英的《情俠鬧璇宮》。

# 堂哥最後的一台戲

無數次的刪改，無數次的放下手上的筆；至今仍未能相信、接受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

回想起幾天前母親與堂師伯(林錦堂)演出後還滿面笑容，還像小孩般嚷着要我馬上看她於交友網絡發佈的演出後感言，並與我一起分享其演出錄像，我終於明白平日喜怒不形於色的母親為何表現得如此興奮、滿足。

在舞台上成功絕非必然，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好的演出往往需要不停的排練，而堂師伯則是近年少有願意花時間花心機排練的一份子，他的精神更帶動了整個表演團隊一起進行多次的排練。雖然排練次數比一般次數為多，但大家卻非常樂意，因為與堂師伯排戲，有時我們也需要在不同場口充當不同的角色，扮演劇中其他角色，堂師伯興之所致便會從中告知我們不同演員演繹同一介口的私伙介。又有時他會執起二胡為大家伴奏；細心的他更會為大家準備好下午茶；如此歡樂的排戲氣氛，比起說是演出團隊，其實更似一家人。

回憶起一切一切，對我是如斯的難忘，母親想必一定是想一次便痛一次；想到這裏，我決定馬上擱置手上的工作，陪伴母親度過這一關，即使知道這個心理陰霾不是三朝五日可以消散的。畢竟誰會想到兩天前還在一起談笑風生的大師兄，會這樣突然地離去。即使我眼中的尹飛燕是受盡風浪的，但今次這個打擊真的很大。

直至今今天，我們有時還會想堂師伯是不是跟我們開玩笑，又或者會不會一覺醒來其實是一場惡夢；可能至今，還未接受到一個這麼接近的人，突然天各一方。

堂師伯的離去，對於母親，失去了舞台上一個可遇不可求的好拍檔；對於後輩，失去了一個樂於傳承的前輩；對於粵劇界，失去了一位閃耀



林錦堂與尹飛燕9月6日演出《胡不歸》



錦添花劇團9月5至9日假新光戲院大劇場演出五日六場大戲，7日晚演《花田八喜》，林錦堂在戲中有場反串演繹，不幸的這也是他最後一台戲，這晚林余寶珠（右二）與梁寶珠去探班，與堂哥、尹飛燕及林寶珠攝於後台。

舞台的表演者；對於堂師伯的家人，失去了一個最親切的親人。

謹向各位「失去」親人、良師益友的朋友們送上最深切的慰問，堂師伯雖然離我們而去，相信他在另一片樂土亦會找到屬於自己的舞台，繼續發光發亮；我亦相信堂師伯的一切會活在我們心中，永永遠遠，即使生命無常；心中回憶常在。

晚輩 阮德鏘



童年戲裝



1973年錦園友誼團成立



1979 美國做大戲拍檔吳君麗



六十年代與梁寶珠演神功戲



70年代的鳳閣恩仇未了情



1976年星洲演出



電影《江湖第一劍》曹達華、宮粉紅、陳寶珠、片場合照。





李寶瑩合演漢武帝與衛夫人



頌新聲臺柱合照



1990錦添花與余蕙芬南鳳演《王寶釧》



華光師父臨演天姬送子



1992應李鳳邀演《白蛇新傳》



1993年8月，頌新聲劇團《樓臺會》演出後全寅留影

悼念粵劇名伶林錦堂先生



與仙姐合照



2003組錦添花邀陳好逑拍檔



1992首度在文化中心做個唱會，邀得南紅合唱斷橋



1996與南鳳一曲三看御妹為仁濟醫院籌款。



2003戲夢人生演唱會演唱會悉心安排師徒合唱，徒兒們送上紀念品的一刻為師感動淚下



热烈欢迎香港艺术家访京团

1996藝術家訪京團



錦園友誼團三十週年



2002與同業出席佛山粵劇博物館開幕禮



登長城做好漢

# 時光流轉 依舊知音情永在 錦園藝友 風雨同途四十年

曾經有不少人提出迷偶像值得嗎？甚麼是值得？只要時間、金錢、心力用在自覺重要及有意義的事情上，就是值得！這是很個人的答案，而擁有值得的目標才是難得！正如追名奪利，是否值得？得心只有寸心知！

就說林錦堂先生他走得這樣匆匆，霎時間……惱恨！無情的殺手轉瞬間奪走了一個有情的生命。痛哭……傷心！見到他最後的面容時，感覺到走得安詳平靜。那一刻是難過……惋惜！只可嘆造物弄人，讓他走得瀟灑，亦同時成為遺憾。心底……默祝！林先生安心上路到極樂世界去！十八年後又是一名好漢！

世無完美之人，舞台表現更難求絕無瑕疵的演出，林先生的聲不是最好，他以情用腔去補足，他的武藝子不是最精，他會設計動作去發揮所長，但不容否定的他是最俊美的文武生，他亦是個真正文武雙全的粵劇演員。

經過了頌新聲劇團的十年沉澱，林先生邁進演員的成熟期，在組成慶鳳鳴劇團之後，每每為參透角色而閉門苦讀，只為求演出有與別不同之處。十年的演藝高峰期，欣賞他充滿時代感、人性化的投情演繹，同樣的表演手法極少出現在其他戲曲演員身上，他以不斷追求蛻變的精神態度換來了觀眾的掌聲，帶動觀眾同喜同悲，沉醉其中，再三回味，到達了一個成功演員的境界。

## 承先啟後……林先生您做到了

追求完美的人很自然要承受有形的無形的壓力，假若遇上東風不與周郎便或恨鐵不成鋼時，就更苦惱搥心！林先生正正是這類型；經常為了別人的完美而影響了自己！價值觀各有不同，其中沒有

對或錯，但看他對徒兒們悉心指導時的嚴格要求，要求他們忠於師門派別的演繹，他把經驗心得傳授後輩，多少年來為此心力交瘁，費寢忘餐甚至是痛心落淚，別哭了；承先啟後……林先生您經已做到了，一齣師門名劇《三夕恩情廿載仇》足作後來者的典範！

年少成名的林先生，有說他不合群，有說他性孤傲，實則小小人兒早已看透了人情冷暖，嘗過了世態炎涼，不羈的表現大多是為武裝自己！四十年來不敢說是患難扶持，亦可稱得上是風雨同道，知悉悲天憫人才是您的本性，孝敬父母，關愛家庭，照顧子姪俱一力承擔。看著您的事業愛情歷經挫折，多番風高浪急中沉著應付，以堅毅的精神接受命運挑戰，終於藉《大唐胭脂》成為香港伶人中第一個正式打正旗號的粵劇導演，登上藝術人生的另一個高峰。

回想四十年來您帶領着我們，從少不更事的戲迷成為資深的戲曲支持者，鼓勵並推動我們去欣賞戲曲，二十七年前戲迷會出版一份戲曲資訊刊物，目標是為粵劇為戲曲的推廣，內容並不以偶像為重，您不獨沒有顧忌得失並予以資助及提供意見，扶助《粵藝通訊》至成熟期，為戲曲觀眾增加了一批有質素的生力軍。「敦品勵行」這四字真言，是四十年前您贈與錦園友誼團的會訓，忠誠的藝友至今未忘！

最後不能不代表錦園姐妹們說一句話：「林先生多謝您讓我們認識粵劇！多謝您令我們的人生因而豐盛！時光倒流，依然愛您！」

錦園友誼團 徐嬌玲

寫於2013年9月22日 風雨魂離頭七夜

## 給師傅最後一封信

殘月落，曉楓高，良宵苦短，心似轆轤……

思潮起伏……

「傑仔，你呀，打琴好花！」

「傑仔，唔好再做龍虎武師！」

「快點較琴，一齊玩歌仔！」

「傑仔，唱嘢唔好咁硬。」

「俾心機呀仔！」「哈……哈……哈……」

一點一滴，一磚一瓦，一草一木，不經意的大道理，不顯眼的讚美鼓勵，不留情的訓語，長大後，我才深深感受到！是栽培，是心血。明天的結果，無人知曉，但只要懷着一個信念：默默傳承，不問收穫，終也會開花結果！他，我的老師——堂哥！

九歲，入南丫島睇慶鳳鳴劇團演出，到今天，十三年了。我相信緣份，2006年，成了堂哥學生。還有譚穎倫、梁心怡，我們尊稱堂哥為師傅。而我，在「錦園友誼團」成長，經常聚會。我寫過兩首歌送給師傅，都是生日賀禮；一

次自彈自唱，一次是全體學生起立齊唱，那次，鏡頭下，師傅感動得一拭淚光。師傅，您記得嗎？您聽到嗎？您真的離開了嗎？我們掛念您，您知道嗎？不能相信的事實總會來，却沒想到是這一天。

您教歌時，手在指揮，您演奏時，瀟灑自如，您排戲時的認真，演出時的細膩，課餘時的笑話，還有時刻幽默，間中貪玩，有時，您一句話，我們要想半天，才徹底明白，哭笑不得……一切不會完結。您還在！您的精神還在！一生舞台，半生教學，您的足跡、話語、風姿，將一代一代傳承下去，藝海沒有星沉！

師傅！在眾多同學中，我未必出色，但一定是聽話的一個！龍虎武師，我沒做了。路，也選定了。師傅，記得嗎？您是第一個教我演「哪吒」的人，就在錦繡花園，一晃九年了。剛好，哪吒一角，也演足九年！

師傅！千言萬語……天意安排，不容您留下半句話。多謝徐(嬌玲)小姐，當日介紹門下，今天也給我機會，向您最後說話！向您最後……致敬！

「無常」，是您給我們的最後一課。

這夜，播放着堂哥與我合奏的《江河水》，撕裂心脾，思潮起伏。在此留下承諾一句：師傅，堂哥，我會努力！多謝！多謝您！

保重！好走！



學生 江駿傑

2013年9月19日

# 永記師父教導之恩

一切來得太突然，到現在都不相信師父已離開我們，回想和師父結緣這十六年來的點點滴滴及師父對藝術的追求、執着、堅持……

1997年我有幸成為師父的入室弟子，在這十六年跟隨師父學藝過程中，無論我何時需要劇本，看資料或對演出有不明白的地方，師父都毫不猶豫傾囊相授。我每次在香港演出，師父都會抽空來看戲，偶爾師父有工作在身不能到來，但他都會知道我當晚演出情況，足見師父對我的關心。記得有一次師父幫我排《林冲》，因為我要趕回湛江演出，所以只得一天時間學習，師父為了讓我盡快熟悉整套戲，他將《林冲》所有角色從第一場到尾場示範一遍，唱一篇，還充當掌板、頭架來為我操曲。排練過程中我們已忘記飲水、進食，一直到排完整套劇大家才發覺已餓到頭暈眼花，師父教我排練的投入程度已達到忘我境界。在生活方面，我一直都未有機會報答師父，今年過年時，師父還專程買衣服送給我，真令我慚愧不已。

今年9月11日，我去跟師父學《連城璧》，本想排完戲好好請師父出外吃一頓，但師父不想我花費而堅持要我在他家中吃飯，飯後又和師父談生活、講藝術，真想不到此次竟是跟師父最後一次學戲、吃飯、談心……。

回想當年拜師時，師父贈我十六字真言：「學之以勤·習之以恒·處之以慎·交之以真。」我要對師父說：「師父，我會緊記你對我的教導，放心吧，師父，願你一路好走……」

師徒情緣，不能盡訴，師父雖然離開我們，但他依然永遠活在我心。

徒兒：梁兆明



林錦堂、梁兆明早在97年結師徒緣。



一眾徒兒賀師父生日。



林錦堂親自為梁兆明、藝青雲、南燕排戲。

## 堂哥音容演藝永留腦海

林錦堂先生突然去世，真是很震撼，一群在線的傳媒朋友不斷在WhatsApp中講事發的過程，不久還有圖為證，本抱着消息錯誤的一絲希望幻滅了。

堂哥是我喜歡看的粵劇演員，這可能是受媽媽的影響，自從梅雪詩和林錦堂組織了「慶鳳鳴劇團」之後，她幾乎屆屆捧場，近十年更風雨不改，往南丫島租住度假屋看他們的天后誕神功戲。

媽媽常說現今香港粵劇舞台最登對的一對，就是林錦堂和梅雪詩，我們笑因為堂哥靚仔，所以追捧，她是直認不諱的說：「林錦堂最瀟灑。」

其實我認識堂哥，也是因為「慶鳳鳴劇團」起班，當年本刊老總黃美玲是華僑日報編輯，有一份星期日特刊每期有專訪，她說有個新戲班成立，請我為兩個主角做訪問，於是我第一次做粵劇老倌的訪問，對像就是林錦堂和梅雪詩。

記得堂哥和嘜姐都不太健談，有一問才有一答，不過有個很特別的感覺，就是訪問期間，堂哥不斷接到家中的電話，問他很多生活上的瑣碎事情，他儼然是住家男——。

後來相約他做過很多次專訪，例如約他與女高音楊羅娜做「美華會客室」的嘉賓、約他做「美食分享」的嘉賓，有演出或開新戲，請他講解都欣然答允。

他很關心身邊的人，特別是徒弟、學生有演出時，他會親力親為的替他們排戲，有些年月他更特別到湛江為梁兆明排戲，有這樣認真的師父，難怪徒兒一個個都不簡單。

講起演藝、唱曲，堂哥也不嫌煩指導行外人，記得有一次港台搞傳媒與老倌合串唱曲，我被安排與堂哥合唱一段《觀柳還琴》，一來因為學唱曲未幾，二來又是卡拉OK，錄音時很緊張，事後我們(除堂哥，還有鳳姐及我師兄王耀年)在港台餐廳飲咖啡壓驚，堂哥講了很多演唱的心得，我們得益不淺。

由於退了休，較多時間做戲曲雜誌工作，有時也會遇到疑難，打電話給堂哥，他一定有滿意的答案給我。



每次問完他，他必然有一句更貼心的話：「有甚麼問題，隨時打電話，我有很多資料，可以幫妳查！」

然而我很少會用這張牌，因為看着他的工作轉變，既演又教，太忙了。

不過最近一次訪問，仍然是要佔據他休息時間，事緣他與燕姐那一台戲，希望訪問他報導一下，我打了幾次電話都接觸不到他，尤幸林太Candy幫忙，約到他在深宵做電話訪問，我們在電話講過了訪問稿需要的內容，又談了很多他做導演、做舞台劇演員的經驗和感受，也很着急的分析各個徒兒的事業走向，我以坊間稱他及隨他學藝的一幫為「林家軍」來安慰他。

但他說：「這不知是褒還是貶，不過我相信他們會把本身最好的表現出來……。」

現今堂哥雖遠我們而去，但他的音容演藝、舞台上瀟灑的身段，台下親切無保留的談話，仍深印在腦海之中。

文：岑美華

## 藝青雲：慨嘆與師父緣淺

堂哥猝死的消息傳出當天，藝青雲正在加拿大演出尾戲，剛煞科，香港方面的同門及各方好友的WhatsApp、訊息、電話不斷，她說她本人固然震驚，而整個加拿大社區也震驚。青雲當時心亂如麻，她說赴加演出前，心想自己會在加拿大逗留逾月，因有兩個演出，中間有十日空檔，她沒打算回港而計劃去拉斯維加斯玩幾天，所以特別約師父(堂哥)吃飯，順便預祝中秋，可是大家的工作太密，夾來夾去只可以飲一頓茶，她記憶：「當時師父很忙，要為其他劇團排戲，也要顧住和燕姐在新光那一台戲，但他的氣色不錯，忙得很開心。」本來要改機票返港，但因知已成事實，所以才照原定時間回港，其時是堂哥去世兩天。

認識藝青雲也是因為先認識林錦堂先生，那時候青雲一方面做生意，演戲是副業，她演戲都是請師父做藝術總監，因為她是堂哥於1986年開辦「粵藝社」的學生，「那時我們都叫堂哥做師父，但意義上和1997年正式拜師時有些不同。」

她說：「在粵藝社，我們是大班上課，也有隨師父落班演出，但拜師之後，師父要求我去他家中練功，朝早九時到晚上五時，他從來不言倦，教我演戲，全授無遺，手指動作腳步全部關顧，他還拉着胡琴來為我們排戲，很投入很認真。」

藝青雲自從組織了自己的劇社，堂哥又展開他另一個藝術途徑，多了做導演及演戲，各忙各的，年中只見幾次面，緣就此淡下來，想來很心痛。

◇文：岑美華



1986年開辦「粵藝社」

## 為誼女陳紀婷排最後一場戲

粵劇新秀陳紀婷自誼父林錦堂離世後，在這段傷感時刻，她盡量抽時間陪伴誼母，她憶述最後一次見誼父，正是他身故當日的早上，仍抽空指導她排練《區家莊》，當時她不覺誼父有不妥，她穿上戲服掛箭唱做排練個多小時，他是如常認真給予提點，叮囑她逐段戲排練做好準備。

「好可惜！估唔到是最後一次見嗰地（她叫堂哥做嗰地）。」紀婷強忍哀傷談及他和堂哥結緣，是始自去年8月她在演藝學院擔演《再世紅梅記》，堂哥是導演因合作而熟稔，半年前她斟茶拜祖先正式締定誼父女名份。

堂哥曾形容紀婷有悟性有底子又肯學，他從改善她的唱做着手，他認為她外型較佻皮善演花衫，所以今年三月份錦添花劇團開鑼，這對誼父女首度在舞台合作。

「爹地是用心栽培我，替我包裝仲給重戲我演，畀機會我試演三幫花旦角色，像『人心』（《梁祝》）的戲份不少又要反串，他叫我切勿太緊張用心去演就是，多謝爹地、燕姐尹飛燕及其他前輩指點，又如『梨奴』（《洛神》）數白杭那一小段他都幫我執。」紀婷憶起往事如在目前，嗰地是永遠活在她心中，今後更努力習藝銘恩。

◇文：周沂



陳紀婷對對堂哥亦師亦父！

紀婷、堂哥、林錦堂、林錦堂與友人、高麗權亦好親戚。

# 林錦堂先生不幸逝世

2013年9月16日下午2時，粵劇名伶林錦堂在衛駿輝及其經理人與助手陪同下，赴深圳作針灸治療，那天，堂哥太太何嘉茵本擬一同前往，後因有事未有同行。誰知堂哥在回程時於皇崗邊境過境巴士上突然暈倒，即召救護車急送去香港北區醫院搶救，可惜最後不治，消息傳出，全粵劇行震驚，人人均不信是事實。

近年受坐骨神經痛困擾的堂哥，看過很多針灸師仍未見有起色，數月前才覓得一位深圳名醫為其針灸。

為堂哥作針灸治療的醫生，在東南亞極負盛名，在娛樂圈也非常出名，堂哥聞之亦想一試；他於數月前在妻子陪同下首次接受這位醫生針灸治療，漸有療效，堂哥的坐骨神經痛得到舒緩，9月16日是整個療程的最後一次治療期，為此堂哥非常重視這個針灸日子。

由林家出發到完成針灸，時間只用上一個多小時，下午3時30分，堂哥完成過皇崗的過境手續後，輕快地步上過境巴士，在車上等候往香港海關，衛駿輝就坐在堂哥身邊聊天，談了幾句，衛駿輝發覺堂哥突然不語，細看之下，竟發覺他暈倒車上。

衛駿輝等三人和同車乘客馬上通知海關醫護隊，一位女醫生和助手很快上了車，經診斷之後，女醫生覺得堂哥可能心臟出問題，馬上為他進行急救，時救護車到場，堂哥在衛駿輝陪同下直接由救護車送過關，直抵北區醫院，醫護人員在整個車程中，一直為堂哥急救，沒有半刻停手。

堂哥在下午4時被送達北區醫院急症室，期間仍有呼吸，衛駿輝馬上通知林太，下午4時35分，嘉茵趕到，醫生正式向她宣佈堂哥死亡消息。

堂哥出事後，外界對這件意外眾說紛云；有指堂哥因針灸出問題，最慘是衛駿輝看着堂哥去世，壓力大到不得了。



為了不欲任何人再在不幸事產生壓力，嘉茵在萬分痛苦的心情下，向外界公開根由及堂哥的事後安排。

9月21日下午12時30分，嘉茵在內姪女林寶珠及眾親友徒弟陪同下舉行記者會，正式公佈有關詳情。

嘉茵很難過，但仍極力保持冷靜，為堂哥辦好身後事。

「我好多謝親朋好友的慰問，堂哥今次是死於心臟病，心肌梗塞。他一直有血壓高，心臟長期不夠血，所以心臟厚了，造成心肌梗塞，本來堂哥已安排去做心臟檢查和治療，但……，突然……，可以講，堂哥是在舒服的情況下離開我們，他走時，是在衛駿輝懷中走的，有她陪住，他走得安樂。」





林錦堂遺孀何嘉茵與堂哥徒弟學生及好友，包括梁兆明、陳培鈺、林寶珠、衛駿輝、陳麗芳、南燕、唐婉瑩、藝青雲、高潤權、高潤鴻、謝曉瑩、廖國森、林克輝等出席記者會。

堂哥走得突然，但原來，早在幾年前，他已為自己的後事作了安排。

嘉茵說：「堂哥思想很開放，在他母親死後，他在大鵬灣買了四塊地，吩咐我，他日若其百年歸老，他要跟媽媽同葬，這是他初步的意願。近年，他卻改變了想法：『老婆，我不跟媽媽合葬了，每次拜山都好辛苦，不如妳看看有沒有骨灰位，以後放近點，我想你們來探我方便些。』因為他好喜歡家人徒弟全都來探他的，所以我會買兩個骨灰位，也決定為他火葬。」

八歲入粵劇圈，至突然離世，堂哥整个人生都屬於粵劇，就是臨終和衛駿輝聊天，他的話題也全是教衛駿輝怎樣演戲。

林錦堂原名林理旺，1948年出生，廣東惠陽人，自少受父母影響酷愛粵劇，師承吳公俠、李寶倫、何尚人、劉兆榮。1990年正式得林家聲收為徒弟。林錦堂有神童之稱，六十年代曾習京劇，他與歐陽珮珊曾拍電影《瓊花仙子》，及後專心粵劇舞台演出，近年更多參與幕後製作。

名伶南鳳是林錦堂第一任妻子，兩人育有兩子。堂哥與現任妻子何嘉茵育有一子。

堂哥的喪禮得高潤權高潤鴻兄弟及治喪委員會全力輔助，喪禮會採取道教儀式進行，10月9日下午設靈，10月10日出殯，地點為九龍紅磡世界殯儀館景恒堂。

嘉茵和高氏兄弟還為堂哥在九龍紅磡必嘉街8號孝龕殯儀設一個臨時靈位，供各界好友及戲迷致祭，靈位至10月9日下午4時前再移奉至世界殯儀館進行喪禮儀式。

嘉茵在記招上除公佈堂哥葬禮安排，對於堂哥的遺願及已定工作之安排，也有了詳細的表白及解決。

嘉茵表示：「堂哥平日沒有特別嗜好，除了看電視，讀曲寫曲，拉二胡，就是愛談戲，這一點，熟悉他的徒弟全都知道，所以，他的喪禮也以『藝術人生』為主題。」



何嘉茵、衛駿輝、林寶珠哭成淚人，高潤權亦好傷感。

◇ 圖文：徐蓉蓉

## 衛駿輝嘆惜 師徒緣有實無名

堂哥生前用了半年時間為衛駿輝設計新劇《李治與武媚》，一切幕後工作已籌備妥當，音樂佈景也安排了，連衛駿輝的演出方式，堂哥也全教了她，這部戲11月首演，是堂哥生前導演的最後一部粵劇。

「我完全接受不到，和他坐在車上仍有講有笑，他暈了一下，我還以為他睡着了，大叫他：『堂哥……』還拍他的面頰，看到他雙手垂下，才知道出事，但到醫院前堂哥一直有脈膊，有呼吸……」

不是堂哥出事，還不知道，近三年，堂哥為衛駿輝導了三部戲，《青蛇》、《怒海情鴛》、還有《青蛇》金裝版，原來藉戲已結出厚厚的師徒情。

「這三年，我和他相處得好密切，除了他太太，相信我和他交往最密了，天天在他家練功，他有不開心和我講，我有不開心也會告訴他，一日練功八、九個小時，都是在他家進行，他連吃飯都掛住教我，有時候，捧着飯碗也不扒飯，弄到人人不敢起筷，要林太催他：『老公，你食咗飯先喇！』他才吃兩口。一談到演戲，他就好開心。」

堂哥已有意收衛駿輝為徒，她也望拜堂哥為師，怎想到，9月16日下午，只是一剎那，兩人便陰陽永隔。

「我在他遺體前跪下，叫了他一聲『師父』，這是第一聲，估不到也是最後一聲……」

文：徐蓉蓉



堂哥為輝輝執導過三齣戲。



1994年八和籌募經費演出。



2012年堂哥為錦昇輝劇團排演《周瑜》。

# 堂哥，你怎樣捨得我們難過！

9月16日傍晚聽到林錦堂先生猝逝的消息，愕然、莫解、繼而一夜無眠，怎麼會？又這麼快？年初跟他做訪問時，他是那麼健朗專注暢談導與演的心得、細說從頭習藝歷程、未來抱負，還有心意加把勁培育新進，他身邊的林太何嘉茵，還有誼女陳紀婷和我這三位女士認真在聽，實在有太多未完任務，工作認真穩守崗位的堂哥，他會去得放心？

想到他號稱「玻璃鞋」不慣夜劇，我就當他是早啲抖，明晨會繼續趕工，愛開快車的他，早去早回如常履職……可以嗎？

認識堂哥不在舞台，當年影戲式微的年代，連Sir波梁醒波都長駐無線《歡樂今宵》，阮兆輝也在後期加入，年青輩伶星如梁漢威、文千歲都轉戰對台電視劇組，我認識青春少壯活力煥發的棠哥（那時他仍沿用林錦棠本名）是在麗的電視台，這個帥氣小生別號是「表哥」，是屬於大眾的「表哥」，他的新派打扮柔情聲韻真是很典型的表哥格，效力同台的南鳳是多得他帶竭被稱為「表嫂」。

「表哥」曾在《七俠五義》劇集中飾演白玉堂角色，功高人傲又瀟灑得姐兒愛慕，竟原是眼淺易哭的漢子，怎知他呢？「表嫂」首度產子他在旁相陪卻激動落淚，反要她安慰！我認識的「表哥」，為人好學，在錄映廠化妝間等埋位前，他好認真留意埋編導工作，睇劇本也十分專注。

粵劇復甦的日子，我久未見堂哥現身電視台，他最後為麗的客串的劇集應是古裝劇《俠盜風流》，八十年代再度活躍粵劇行業後，堂哥改藝名林錦堂，和南鳳設帳授徒，班期越旺便全情回歸粵劇舞台。

1993年他與梅雪詩合組「慶鳳鳴劇團」，是他演藝事業另一高潮，他們首屆起班我已有捧場，堂哥的陰柔腔口跟阿創的剛躍聲韻是各擅勝長，不少唱生的女曲友甚至女文武生都臨摹堂哥腔調，我操



今年初筆者跟堂哥做訪問，心裡還有未了的話題想在下回訪問請教，一別永無期，有憾！

曲習唱其中《蝶影紅梨記》之〈窺醉〉，是參考堂哥和嘜姐演南丫島的錄音版，說來心酸，想不到今年「慶鳳鳴」演南丫島二十周年神功戲是堂哥最後一次演出，可有先兆？

過去十九年每當主會在台上問一對生旦來年會否再演時，嘜姐欣然答允，堂哥亦不推諉，但今年他期艾表態：「過去二十年我經已將最寶貴的光陰奉獻畀南丫島觀眾，（你哋）會唔會仲有興趣睇我呢副老骨頭？真係未知（演唔演到）！」台下有戲迷私語堂哥唔再演啦？我聽在耳裏很不舒服，竟是一語成讖！唉……

緣來緣去，聚散無從，堂哥的個儻外型跟他的深情真性不甚呼應，但我相信他對每段感情都認真，不拖泥帶水，情緣壽終循環有數，得信愛是永恆長存不滅，未了塵緣永藏心底，未完的責任李代桃結，漫漫路途惟心惟力無容棄捐，人生悲喜及藝壇興替，本就是無盡考驗，勇於面對互相扶持，要信每個難關總會過度，堂哥也是無懼艱辛逆流而上！

懷念堂哥，更難忘他對藝術的忠堅與熱誠！

文：周沂